

## 粵语句末语气词上升调的句调来源

张凌

香港中文大学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语言学的一项通则是语音跟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但句调是个例外，它是音高和语义之间的一种生物学上的关系（朱晓农，2004）。有趣的是，粤语句末语气词的声调也不是任意的，而是与语义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冯胜利（2015）提出语气词可以分析为句调的一种变体。我们认为，粤语句末语气词的超音段特征（suprasegmental feature）是句调（intonation），而不是单纯的字调（lexical tone）。

过往对粤语句末语气词声调的研究（Law 1990, Li 2006, Sybesma and Li 2007, 丁思志 2013）曾提及第三调（T3:33）是中性的、默认的音高；第一调（T1:55）代表听者导向（hearer-oriented）的信息；第四调（T4:21）代表说者导向（speaker-oriented）的信息。如果句末语气词只有三个平调具有一定的语用语义，那么还是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表明句末语气词声调和句末句调的内在联系。研究的突破点在于句末语气词的两个上升调——第二调（T2:35）和第五调（T5:23）。然而句末语气词的这两个声调前人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不成系统。本文首次提出这两个上升调句调来源的理论假设，并提供语音实验的实证。

我们提出 T2 有两种句调来源：第一种是  $T2(35) = T3(33) + T1(55)$ ，或 M+H；第二种是从疑问句的句末高升调 R 而来。T5 的句调来源是  $T5(23) = T4(21) + T3(33)$ ，或 L+M。本文语音实验的数据还表明了这两个上升声调经常会伴随末尾一段下降的音高曲线，表示肯定或者祈使等语气，而并非过往描写的单纯的上升调形 35 或 23。这也证明了它们并非单纯的字调。

赵元任先生（Chao, 1933）曾论述汉语中句调和字调的叠加有两种方式：同时叠加（simultaneous addition）和连续叠加（successive addition）。我们通过实验证明 T2 的第二种句调来源属于同时叠加，而 T2 的第一种句调来源及 T5 的句调来源属于连续叠加。

Chao, Yuen Ren.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In Zongji Wu & Xinna Chao (Eds.), *Linguistic Essays by Yuenren Chao* (pp. 198-220).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6.

Law, Sam Po. (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Li, Boya.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Utrecht: LOT.

Sybesma, Rint and Boya Li. (2006). The dissection and structural mapping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Lingua*, 117, 1739-1783.

丁思志. (2013). 从句调到声调——以粤语句末语气助词“呀”、“啲”为例. 《现代语言学》, 1, 36-41.

冯胜利. (2015). 声调、句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 《语言学论丛》, 51, 51-77.

朱晓农. (2004). 亲密与高调. 《当代语言学》, 6(3): 193-222.